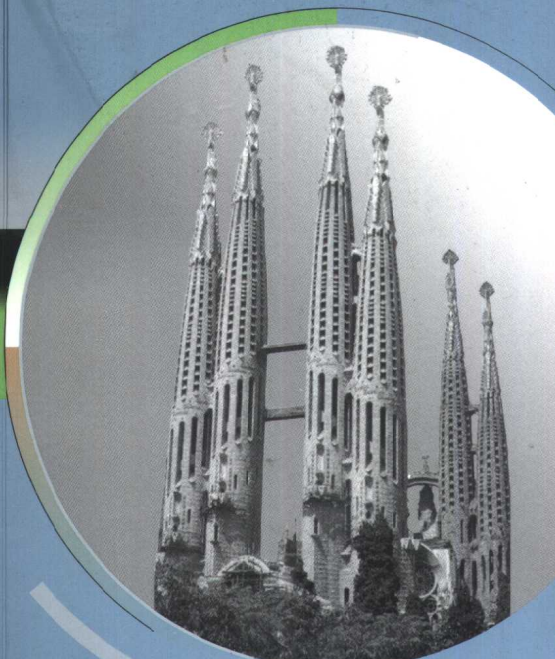




奇葩拾零

林一安 著

主编
巴别塔文丛
许钧 唐瑾

BABIETA
WENCONG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追寻译家足迹
展示译家视野
抒发译家情怀

林一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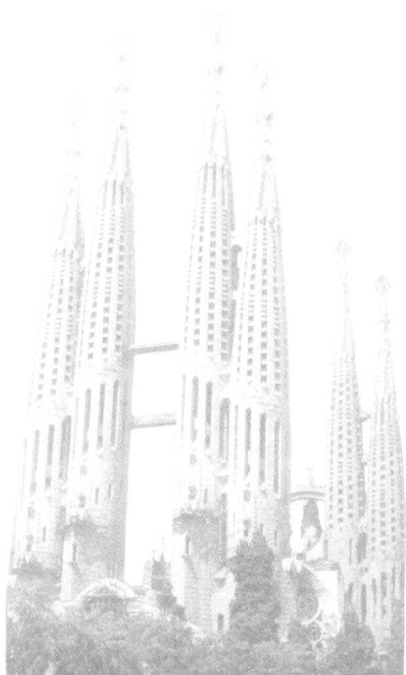
主编 许钧 唐瑾

巴别塔文丛

BABELTAWENCONG

奇葩拾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葩拾零 / 林一安著.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巴别塔文丛 / 许钧, 唐瑾主编)

ISBN 7-5351-3221-9

I. 奇… II. 林…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659 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传真: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18019 ·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3013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6 插页 14.25 印张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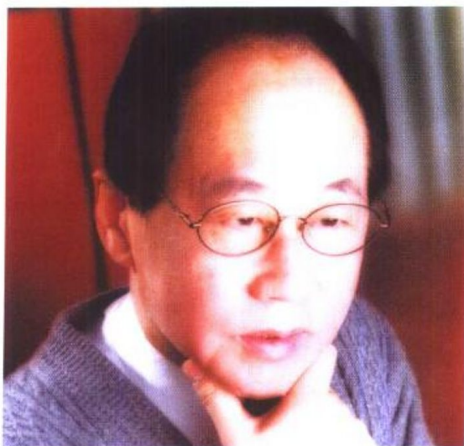
字 数: 267 千字

印 数: 1—5 000

ISBN 7-5351-3221-9 / I·101

定价: 3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作者照片

【作者简介】

林一安（1936— ），原籍福建闽侯，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西法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曾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世界文学》副主编、编审、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译有《番石榴飘香》、《围捕》、《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塔霍河》、《博尔赫斯七席谈》等。著有《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小字辈”作家》、《塞拉：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等学术论文多篇。曾主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葡萄牙文学丛书》、《博尔赫斯全集》、《当代西班牙文学系列丛书》等。

目 录

翻译:崇高的事业	1
——代前言	

探寻博尔赫斯	5
--------	---

战胜迷宫的爱情	7
——博尔赫斯夫人玛利亚·儿玉印象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书店	21
《小径分岔的花园》就从这里传遍世界	29
——再访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	
假乱真时假亦真	35
有眼无珠的内行	42
博尔赫斯背后的两大女性	47
博尔赫斯与虎	53
《变形记》并非出自博尔赫斯的译笔	57
与博尔赫斯夫人谈文学翻译	62
阿斯特里昂的家 = 弥诺陶洛斯的迷宫	69

目 录

- 74 “我替先生圆了梦”
——玛丽亚·儿玉访华谈
- 91 博尔赫斯译事一斑
- 103 序与跋
- 105 《巴·聂鲁达诗选》前言
- 108 若·亚马多《金卡斯之死》前言
- 110 《百年孤独》前言
- 112 他历尽沧桑,思想开放而又善于倾听未来
——《聂鲁达散文集》序
- 125 伊·阿连德《爱情与阴影》前言
- 135 马·巴尔加斯·略萨《酒吧长谈》前言
- 140 马·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
者的故事》前言
- 145 埃萨·德·盖罗斯《城与山》前言
- 152 卡·富恩特斯《最明净的地区》前言
- 162 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
——卡·何·塞拉《为亡灵弹奏玛祖卡》前言
- 178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跋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西葡拉美卷〉》序	193
走近本真的博尔赫斯	206
——《博尔赫斯全集》总序	
异域人事风情	221
一个普通的作家	223
——巴西作家亚马多一席谈	
呵护瘫痪读者的大作家	231
“我珍惜荣耀,更珍惜挫折”	236
她沟通了作家与出版家	239
——记文学代理女王巴尔塞尔斯	
我的夙愿:“永远和民众在一起”	243
——悼念阿根廷作家索里亚诺	
作家的挚友和卫士	247
——访西班牙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女士	
惋惜中的慰藉	257
——追忆比奥伊先生	
轻车简从访茅屋	260
——布拉斯科故乡记行	
在阿根廷吃牛肉	270
便民的建筑,便民的交通指南	278

目 录

283 阿根廷的“中国”食品

287 翻译琐谈

289 从“洛尔伽”说起

292 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与中国作家

301 帕斯译中国古诗

303 “马尔克斯”、“略萨”何时了

307 大势所趋话复译

317 兄弟未必阅于墙

320 外国姓名汉译的归从

325 阅读与欣赏

327 西班牙剧作家布埃罗和他的两部重要作品

341 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

358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小字辈”作家

382 摆脱孤独的又一次拼搏

——《迷宫中的将军》创作前后

394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巴济里奥表兄》与《包法利夫人》异同初探

408 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赏析

鲁尔弗《佩德罗·巴拉莫》赏析	411
聂鲁达《漫歌集》赏析	415
米斯特拉尔《死的十四行诗》赏析	418
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赏析	421
亚马多《加布里埃拉》赏析	424
亚马多《金卡斯之死》赏析	427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长的没落》赏析	430
加西亚·马尔克斯《巨翅老人》赏析	433
里贝罗《一枚徽章》赏析	437
博尔赫斯《埃玛·宗兹》赏析	440
阿雷奥拉《换妻记》赏析	443
后 记	446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在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家恩贝托·埃柯作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见《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页。）然而“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同上，见《卷首语》。）对于这一个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问题，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翻译家的回答恐怕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为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记》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

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利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

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要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许 钧 唐 瑾

2001 年 10 月 28 日





探寻博尔赫斯

B.A.B.T.E.T.A. W&A WENCONG

BARIETAWENCONG



战胜迷宫的爱情

——博尔赫斯夫人玛丽亚·儿玉印象

“4—2—8—8—7—7”，1992年8月20日上午10时光景，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玻利瓦尔大街909号寓所，按照我新近结交的阿根廷诗人、国立教师图书馆目录学硕士弗朗西斯科·阿尔德夸先生热心提供的电话号码，顺利地拨通了博尔赫斯基金会的电话。立时，我话筒里便响起了一个苍老、平缓然而清晰的声音：“这里是博尔赫斯基金会。很抱歉，我们现在不能接待您。请您留言，谢谢！”

这声音既陌生又熟悉，我分辨得出来：这是阿根廷已故著名作家、1979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博尔赫斯（1899—1986）的声音，是他生前亲自灌制的电话录音。我虽然早就在国内听过博氏朗诵自己诗篇的录音，但听他本人的讲话录音，还是生平第一遭。听到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文学巨擘的嗓音，使我感到兴奋、激动，令我感受到作家平易近人、和蔼亲切的胸怀，但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正是上班时间，响当当的基金会何以竟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出来接待呢？我一时怔住了，等到耳边响起“的一的一的”的信号声，我这才意识到我该留话了：约见博尔赫斯夫人玛丽亚·儿玉女士。

“玛丽亚·儿玉”这一名姓的中译，一看便知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结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1986年博尔赫



斯逝世那年。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只知道博氏夫人的西班牙文名姓：“Maria Kodama”，音译是“玛丽亚·科达玛”。国内不少人就这么译了，并多次见诸报刊。后来，我看国外资料介绍，得知这位女士是日裔阿根廷人，便觉得按照音译来处理日本人或其后裔的姓氏，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要把根据日语发音译成西方文字的日本人姓氏还原成汉字，对于不谙日语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人的姓名虽然都采用汉字，但发音与中国汉字却是迥然不同的。好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有现成的专家，可以就近请教。经向我国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唐月梅先生咨询，得知“科达玛”的汉译，应为“儿玉”；自此，这一姓氏便始终伴随着博氏作品的中译，传遍了神州大地。

果然不出我所料，儿玉女士颇有日本人办事讲究效率的特有作风，她于8月22日下午4时40分，便给我来了电话。她连连向我道歉，并解释说，她刚从阿根廷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开会赶回来，听到我的电话录音，便不揣冒昧地打扰我的休息跟我联络（记得那天恰逢星期六）。她表示她很高兴能在基金会接待一位中国的博尔赫斯学者，欢迎我去访问。于是，我们双方很快便确定，9月8日下午1点会面。也许是出于女性的细心，儿玉女士还特意补充说：“您来访之后，我们一起出去用午餐，再边吃边聊。”

根据我在国内掌握图片和资料，可以勾勒出的儿玉女士的大致轮廓是：父为日本移民工程师；长有一张欧洲人和亚